

尚

書

後

案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曰懌音亦馬本作不懌。案曰各字說文所無皆疑馬作懌。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季居攝六季為季端

向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烈文疏。劉恕通鑑外紀三卷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文釋傳曰成王崩季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

不悅懌疏曰成王崩季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季四月庚

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季崩此劉

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與歆同鄭云二十八季傳惟言成王崩季

未知即位幾季崩

案曰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季者自即政之季數至崩季也又云居攝六季為

季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季文義乃備也知者

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季居攝終于七季

加二十八季故三十季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成
王季十歲三季喪畢季十三將踐阼稱己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
季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季十五卽居攝元季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七季
致政明季成王卽政季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季崩季四十九也漢書律歷志
載劉歆三統歷云成王元季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
季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歲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
王卽政元季事見洛誥鄭說亦如此但以爲後三十季乃崩則與鄭不合伏
生大傳云居攝五季營洛邑作召誥七季致政作洛誥歆乃并爲一季事據
其本月日以推恐不可信且如此則營洛之季應閏在九月又不合古歷法
鄭旣分爲兩季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當與歆不合
歆又以十五日爲歲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不合尤爲舛謬然
則歆所推洛誥十二月戊辰是晦成王卽政元季正月是己巳朔顧命四月
是庚戌朔甲子是四月十五日亦卽是歲生霸五條皆不確然歆既有此說
想當時相傳成王季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季一三十季故鄭具言此明三

十季者連制禮樂之季數也制禮樂朝諸侯于明堂是為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季數起一說也說詳史記三代但為世表無季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季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謂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季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季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尤非下文甲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馬以不釋為不解者說文二上采部釋解也是也

甲子王乃洗頰水

釋文曰洗他乃反徐音洗頰青梅說文作沐云古文作頰虞翻傳裴松之注

鄭曰洗頰為濯

三國吳志十二卷

馬曰洗洗髮也頰頰面也

釋文傳曰王發大命臨

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洗盥頰面疏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頰內則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澣頰是洗面知洗為盥手言水洗盥俱用水

案曰鄭以洗為濯者鄭注周禮守祧職云古文祧為濯則古者借濯為祧字亦或又借濯為洗字則鄭更作濯者原不改洗之義鄭注與馬同也馬云洗

洗髮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洗但云水名沐則云濯髮也但說文解字義多

不備其實則洗亦濯髮也頰面者水部又云沫洒面也又重文韻古文沫
从頁今本又加卅則說文無此字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韻古文沫呼沫
切說文卷三上灑部云竦手也从灑从居竦切今變隸作卅搨水洒面當
用兩手則加卅似亦可通然究宜以說文爲正也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云
顧命洗頰爲濯以爲灑衣成事洗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誠可怪也天子頰
面謂之灑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若鄭果以爲灑衣成事則經實無此意誠
宜爲翻所駁但翻言有不可信如柳谷鄭注云五色聚爲柳日入時具五色
故曰柳谷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書曰分命和仲度鹵曰柳谷乃翻謂鄭作昧
谷誣也鄭解分與三苗云分析流之鄭亦以與爲古別字故言分析分析卽
分別也翻以爲鄭讀爲北亦誣也至其駁鄭之以同爲酒栢者辨說詳後亦
非也據此諸條則翻言何一可信此條鄭注但云洗濯無灑衣之語爲翻所
誣故特辨之

相被冕服憑玉几

釋文曰被皮義反徐扶傳反憑皮水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曰皮水反。案曰說文卷十四上几部云凭依几也从儿从任周書凭玉几讀若焉皮水切今俗作憑又加

心非也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傳曰扶相者被以

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疏曰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

元冕知不然者發大命不應惟服元冕親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

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親王位設黼炭炭前南向設左右玉

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

案曰鄭以相為正王服位之臣者以其以冕服加王身知是正王服位之臣

又云謂太僕者周禮夏官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禮記檀弓云扶君卜

人師扶右卜當為僕僕人師即太僕也是太僕又扶君疾者故知此相為太

僕也云冕元冕者周禮司服職冕服有六元冕為下皆祭服也眡朝則皮弁

服弁卑于冕眡朝輕于祭祀故皮弁也而儀禮覲禮云天子衮冕者以受請

侯朝覲在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此時傳顧命蓋在路門內之內朝不干廟

中特以傳重大事加于尋常眡朝一等則被冕服自是元冕也徐幹中論卷

上法象篇云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是說

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夷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釋文曰夷有釋所如鏡反彤徒冬反。案曰班

氏古今人表形作師虎作覽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為司馬

毛詩三之二下卷衛風其與序疏。又十八之

二卷大雅桑柔疏

王曰彤如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

王母弟治事蓋羣士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金縢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算傳三十八卷。董廉齊集傳集傳注六卷。陳師與齊傳有通六卷上。陳傑古傳集疏六卷。

劉恕通鑑外紀三卷

傳曰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

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

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

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疏曰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

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

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人為卿也天子三

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

召公領之畢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季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

禮次第爲六卿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于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謝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案曰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者六卿分職法天地四時自虞夏至周皆同此將傳顧命而所召六人自是六卿召公奭稱太保畢毛稱公自是三公據伏生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鄭注君奭序荅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故云公兼官而又云以六卿爲正次者三公之次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今乃以太保居首自是依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次不依三公之次且康叔爲司寇卽此衛侯適居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爲正次也蓋三公官不必備有其人則設無則闕惟六卿爲實職故當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太保當居末及作

而行之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奭以冢宰兼太保無疑矣而畢毛二人未知誰爲太師誰爲太傅也若然太保既是冢宰依次則芮伯是司徒似當如僞傳所說卽鄭亦自言以六卿爲次而今乃以芮伯入爲宗伯則所未詳鄭必別有據也云入者蓋衛是畿外諸侯召芮彤畢毛亦俱是畿內諸侯而今皆爲王朝公卿故言入淇與詩序衛武公入相于周國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蓋自古有此制也知召芮彤畢毛皆畿內國者鄭注周禮太宰職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太保所食及毛畢皆畿內國也召地詳見召誥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在圻內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彤諸儒並不詳惟通鑑周紀胡三省注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預云在長安縣西北

國若據云此名畢原非畢所之在渭水北者

長安今陝西西安府治所

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說已詳康誥毛亦不詳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毛泉見水經注然不言卽毛伯國路

史或別有據合諸說觀之六國惟衛爲畿外餘皆畿內也王以彤爲妣姓者
史記夏本紀禹妣姓其後有彤城氏蓋據此其餘五國王以爲皆姬姓而又
以畢毛爲皆文王庶子者召公奭衛康叔封已見君奭康誥姬姓不待言芮
旅巢命序鄭注云周同姓彼疏云出世本作旅巢命之芮伯在武王之世今
此成王崩召公康叔輩武王臣皆在則芮伯亦當卽作旅巢命之人其後有
芮良夫當厲王時作誥以戒王見逸周書又作桑柔詩以刺王見詩序鄭箋
又諫厲王說榮公見周語韋昭謂是周大夫芮伯其後魯桓公九年又有芮
伯伐曲沃當周桓王世蓋皆芮伯之子孫畢毛者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
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不言文王子周本紀云武
王伐紂毛叔鄭奉明水亦不言文王子但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
國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鄩是畢毛皆文王子管蔡世家數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中無畢毛對向列女傳卷一母儀篇數太姬十子與此文
畢同惟以管蔡皆周公弟爲異亦無畢毛也故王肅據此
以畢毛皆文王庶子而杜預解文王之子又有所謂毛叔聃者與鄭非一人
然則此經所謂毛公或鄭或聃未可知也太保稱名餘五人皆不名當是立

文偶然有異無義例也師氏疏引周禮者地官文虎臣傳以卽虎賁氏則夏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爾毒不獲言嗣茲子審訓命汝

釋文曰幾音機徐音

惟幾反

傳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爾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救命汝

案曰傳以大漸為大進篤者周易序卦傳云漸進也列子卷六力命篇云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頽釋文云漸劇也是大漸為大進篤也幾為危殆者釋詁幾殆皆危也說文卷四下絲部云幾微也殆也从絲从皮皮兵守也故而兵守者危也是幾為危殆也臻至亦釋詁文言困甚者論語述而篇鄭注云病謂疾益困是也彌為久者說文卷九下戶部云彌久長也从長而聲是也今俗从弓非也審為詳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詳審議也是審詳得互相訓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釋文曰重直龍反麗力軌反肆徐以

至辰又
以制反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
故曰重光釋文傳曰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勞而不
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

案曰馬云重光日月星者日月星晝夜代明皆有光采禮記鄉飲酒義謂之
三光桓二季左傳謂之三辰伏生大傳云舜時百工相和歌曰卿雲爛兮禮
綬綬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向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
一人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
太子之德一日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
輪如月衆輝如星露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然則喻王者之光明
皆兼日月星也太極上元云云者漢律歷志云淳于陵渠復復太初歷晦朔
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
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也說與此馬注同攷
日月疊璧必在朔旦假使冬至在朔旦日月疊璧矣而五星未必皆會也計

日月晨璧五星聯珠乃數千百季僅有之事或文武盛時有此瑞也傳以奠
爲定者周禮大司徒奠地守鄭注云定地守是也肄爲勞者說文卷三下帚
部云熟習也重文篆作肄今俗作肄肄習是有勞義也蔡邕石經達作通集
作就傳亦訓達爲通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通達也是二字轉相訓也擇訪就
成也傳亦訓集爲成是二字義同也毛詩小雅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作就是集讀爲就與咎協韻
大雅大明傳與小旻同也

在後之侂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迤

釋文曰侂後音同又
勳勳反馬本作訓

馬曰訓共也釋文曰在文武後之侂雅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

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案曰馬以侂作訓訓爲共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訓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

在夏后之訓徒紅切作訓與馬合而又以後爲夏后此孔氏古文真本也僞
孔改爲在後之侂成王自謙侂雅非也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鄭注云同
之言訓訓同爲訓亦取共義襄十三季左傳以屬諸夏定十季裔不謀夏堯

典蠻夷猶夏立政伴我有夏皆謂中國為夏釋詁以后為君則夏后之誦蓋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謂天子也傳以迓為迎者亦釋詁文迓當作訝也又以昏逾為昏亂逾越者說文卷二下走部云逾越進也从走侷聲別書曰無散昏逾羊朱切是逾為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報反一音曼馬鄭王作曼其如字馬鄭王作讀音勸用反。案曰注疏所未釋文自夫人以下皆脫去今從單行是本補入

馬曰鞞陷也釋文。案曰注疏脫去從足本補入傳曰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

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于艱難勤德政和遠又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于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案曰傳以殆為危釋詁文興為起釋言文尚為庶幾者釋言庶幾為尚轉相訓也時為是宏為大亂為治亦皆釋詁文冒貢馬鄭王作昂鞞者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勸勉也从力冒聲昂勉之義于此無取但古字多以音同假借

勛既从冒得聲故即借爲冒也傳云冒進冒固有進義但貢字無解于義不足馬以曠爲陷者曠從曠省聲曠讀若坎坎義爲陷故訓曠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勛曠也傳以非幾爲非危者非如易繫辭下傳禁民爲非之非說文卷十一下非部云遠也从飛下戮取其相背謂違理背義之事也幾訓危釋詁文

茲既受命還

案曰既秦邑石經作即蓋字雜
變作既从包偏傳同聲相類而誤

傳曰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疏曰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南面鄭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南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南面諸侯臣少故卿南面大夫北面而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南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還還本位者謂還本治

事之位

出綴衣于庭

釋文曰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衛反下同

鄭曰連綴小歛大歛之衣于庭中

禮記卷六天官幕人疏

傳曰綴衣幄帳徹出幄帳于庭

王寢北墉下東首反初生

疏曰

下云狄設黼炭綴衣則綴衣是黼炭之類黼

炭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故以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

帷幕幄布綴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

曰幄王所居帳也布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布皆以繒為之然則幄

帳是黼炭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炭故下句云象王

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炭幄帳之坐命訖復反寢處以病重

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欲為永備也傳更解徹幄帳之意以王病困

寢不在此恣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鄭

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知

此時王亦寢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案曰鄭以綴衣為連綴小歛大歛之衣者恣大記小歛衣十九稱鄭彼注尊

卑皆同大歛衣君百稱見鄭小宗伯注豫為聯綴恐不及事也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給衾冒歠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辦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即位為禭不待六十引天子室夏早成王崩季四十九喪具固室早辦况疾已危殆歛衣尤不可緩故鄭云云也立政綴衣是官名此綴衣是歛衣下文綴衣是握帳三解不同鄭惟取立義精確不嫌同文異訓也傳疏以此亦為握帳攷天子五門舉庫雉應路皋門內為外朝應門內為治朝路門一名畢門內為燕朝即路寢也王疾甚而發殯命固在路寢莊三十二年穀梁傳公薨于路寢正也此云出綴衣于庭即路寢之庭也而下文王崩之後執兵者在畢門內經固有明文其四路所陳周禮典路疏引鄭注以為在路門內又詩斯于疏引鄭志謂殯命陳設皆在路寢若此所出綴衣果是握帳則同一路寢也同一握帳也方欲設之乃先徹之何為若是之紛紛邪况下文綴衣與繡屨相連故知是握帳此單言綴衣則非握帳傳疏非是當從鄭為小歛大歛之衣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案曰王崩鄭司農注周禮春官司几筵及天府者引作成王與馬同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釋文王曰成王二十八季崩外紀三卷傳曰明日王崩

案曰馬云安民立政曰成者選周書卷六謚法解文蔡邕獨斷同也釋詁云

崩歿也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釋詁總解

諸文故云歿也鄭彼注云自上顛壞曰崩劉熙釋名卷八釋名制篇云崩壞

之形也礪聲也與鄭合也王注云云見外紀王注在宋當已無全本但劉熙

博學所引宜不謬據此則王與鄭合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釋文曰俾必爾反伋居及反

傳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

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夏新逆門外所以

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于門外之意

于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于路寢門外夏迎入所以

殊之也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

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則似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干經者于時
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
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于齊侯呂
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
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
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案曰傳云臣子皆侍左右云云者文王世子云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
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有喜色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
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是成王自不憚及崩康王
必常常侍左右今乃迎之南門外故解之爲欲殊異之故出而復迎也仲桓
南宮毛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髦古字通也仲南宮氏桓毛名昭二十三季
左傳有南宮極杜預注周卿士二十四季有南宮嚳注極之子疑卽毛後也
齊侯呂伋者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卷一上玉部云齊太公
子伋諡曰玨公玨又丁之異文也昭三季左傳齊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微

福于太公丁公杜預注二公齊先君又十二季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呂級王孫牟變父禽父之事康王注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釋文云級音急
本亦作級是也齊世家稱太公之先爲四嶽佐禹平水土國語周語云胙四
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呂是呂爲侯氏也
傳又云桓毛二臣各執干戈又云侯爲天子虎賁氏疑皆是也釋爰爲于云
于齊侯索虎賁百人則非也何者爰訓于雖見釋詁但字有數義不可執一
爲孔解字惟專取一訓守而不變雖勝近世俗儒全不知訓詁者然太泥則
不通卽如爰字凡遇爰必解爲于今言于齊侯索虎賁百人不言索則于字
無謂言索則經文所無乃增之以足成其義謬矣且如此則侯不自行于奉
迎之禮不太簡略邪說文卷四下受部云爰引也从爰从于此經爰字當從
引訓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旅賁氏中士二人官相連比而旅之言衆旅
賁氏似虎賁氏之副貳據傳謂呂級爲虎賁氏則桓毛蓋旅賁氏虎賁氏之
職大志守王門則成王崩後呂級正守此門今劍出在門外故令旅賁氏桓
毛導引虎賁氏呂級共迎之也旅賁氏之職奉紀則執戈盾此經二千戈明

即桓毛二人所執而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彼鄭注云不言徒曰虎士

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經虎賁百人明即虎賁氏所屬之虎士知是桓

毛親執干戈導引呂伋統率虎士共迎釗也虎賁氏稱僅下大夫而呂伋後太公之子居此

則秩雖微而責任重故彼以列於人而兼領此職非其官止于此保說文卷二下走部云逆迎也

从辵並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金縢小子其新逆鄭注更自新迎周公此時

欲正釗嗣子之位故傳亦云夏新逆也傳以南門為路寢門者即下文所謂

畢門亦即所謂廟門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傳曰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疏曰釋言云翼明也惠大記云君

大夫卒于路寢以諸侯蒙于路寢知天子亦崩于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

人惠所知翼室是明室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

案曰傳以翼為明蓋經典皆以明日為翼日遂有此訓其實翼是鳥翅自明

至昏為一日故從今日數來日為明日又稱翼者明日次于今日如鳥之翼

也豈可作昏明之明解乎下文有鹵夾室有鹵則必有東剡熙釋名卷五釋

宮室篇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之為義正所謂在兩頭者翼室即夾室也成王夢于路寢則此翼室為路寢前堂兩邊之室檀弓周人殯于鹵階之上據疏殯在堂上非室中然既殯在鹵則宅憂自當在東且既殯之後居倚廬在中門外東方此時未殯暫居翼室當亦在東可知要以下文設四坐參之有鹵夾無東夾以康王方居東夾故則翼室在東無疑傳以恤為憂者蓼莪詩出則銜恤箋云親亡不得見恤憂也是也

丁卯命作冊度

釋文曰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冊者法度宜如字

傳曰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命康王**疏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因作受策法度下憑几宣言是策書受命時升階即位傳命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疏與尚書集傳疏注六卷。陳棣傳集疏六卷。

王曰

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

尚書疏。董鼎書集傳卷六。

傳曰那伯為相則召公于丁卯

七月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疏曰**乙丑崩于今九日矣鄭云

大斂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歿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于歿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也致材木供喪用謂梓與明器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梓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者天子禮大須預營之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梓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梓之材

案曰鄭以癸酉為大斂明日疏云云者意以大斂與殯同日據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但以來日數故自丙寅數至壬申大斂為七日則癸酉恰大斂明日曲禮上篇云生與來日歿與往日鄭彼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歿明日數也歿數往日謂殯斂以歿日數也此士禮貶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疏云云大夫以上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歿日然則除乙丑壬申為七日是日殯斂故癸酉為大斂明日也王云召公為二伯者下文云太保率鹵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召公與畢公為二伯也傳以材為材木疏以為梓引禮記證之者是檀弓下篇文彼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存則人神均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是也疏又兼言明器者檀弓上篇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即梓材明器鬼

器竹木瓦皆有之以送葬夏備物不可用殷則用生人器周兼之加偶人也

秋設黼屨綴衣

釋文曰黼音甫紉音補屨於豈反

傳曰秋下士屨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幃帳象平生所為疏曰自此

以下至立于側階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也禮記祭統云秋樂吏之賤者

也故以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秋人設階是喪事使秋與此同也釋宮

云牖戶之間謂之屨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南為屨郭璞曰窓東戶南也禮

云斧屨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屨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于

屨地因名為屨是先儒相傳黼屨者屏風畫為斧文在于戶牖之間考工記

云畫繪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置之屨地故名此物為黼屨也

經于四坐之上言設黼屨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秋設亦是伯相命

秋使設之下設四坐陳寶玉兵器輅車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

也

案曰傳云秋下士疏引祭統以為樂吏之賤者但祭統作翟周禮內司服掄

秋闕秋鄭注秋當為翟翟雉名則秋翟通也疏又引喪大記云云彼注亦云

樂吏之賤者也傳又云宸屏風書爲斧文者春官司几筵注云斧謂之黼其
緇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之制如屏風然斧謂之黼釋器文明堂位云天子
負斧依彼及諸文多爲斧字若據本疏所引攷工記績人職云白與黑謂之
黼則以采色而言若據緇于物爲金斧其文近刃白近釜黑則以形狀而言
蓋取斷割之義觀禮注云以示威也知以絳帛爲質者周人尚赤黼宸當天
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故知以絳帛爲之絳正赤色也依制如屏風者屏風
起于漢世宸當天子所立處之後若爲天子屏翳其風因取其名故觀禮天
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注云依如今緇素屏風也又注明堂位云斧依爲斧
文屏風于戶牖之間鄭輒舉屏風况斧依黼宸卽斧依也傳又云置戶牖間
者據司几筵疏引作其置竟戶牖間且釋之云竟終也戶牖間袂故置之終
滿戶牖間也其說詳後駁下文所設四坐惟屏間爲天子之正位有黼宸而
疏以爲四坐皆有黼宸恐非也此綴衣傳云幄帳是也而云復設者家上出
綴衣之文則非也

闕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萃玉仍几

釋文曰黼詩亮反篋賦結反
純之亮反又之闕反下同

鄭曰篋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尚書疏

皇者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全解三十八卷。禮記二十三卷禮記疏馬曰篋織箔。釋文。薛季直尚書古文訓十三卷王曰篋席織

蒻萃席蓋蒲席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尚書疏。又約王義。薛季直尚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全解

傳三十傳曰篋桃枝竹白黑雜繪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

几不改作疏曰屬謂窻也間者窻東戶南戶屬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大朝

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舖展展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

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戶屬之間謂之展彼言展前此言

屬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篋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

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

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屬間之坐即是周禮展前之坐篋席之下二重其次

是緹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

文三坐禮無其事以展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但不

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四坐皆左

右几也鄭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

右几也鄭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

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則云析竹次青玉肅云織蒟莘席並不知所據也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繪黑繪錯雜緣之鄭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緇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莘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莘玉以飾憑几也鄭元云莘玉五色玉也仍因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諸侯之坐據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戾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戾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牖間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覲禮云云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牖間卽彼諸文戶牖之間舉牖以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卽是窓所謂窓東戶南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堂兩旁爲東南夾室卽翼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南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南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屬在其南堂以南

向爲尊王位在戶外之鹵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嚮之坐也知戶在東者曲禮上云人子居不主奧彼注云不敢當尊室中鹵南隅謂之奧彼疏云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鹵南隅隱奧無事故名奧釋宮云鹵南隅爲奧鹵北隅爲屋漏東北隅爲宦東南隅爲窆彼孫炎注云奧室中隱奧處彼疏云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鹵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此皆戶在東之明證釋宮郭璞注云窆亦隱闇非也東南隅戶所在而可以言隱闇乎窆當爲宦說文卷七下宀部室鹵南隅奧室東北隅宦竝與釋宮同惟室東南隅爲宦戶樞聲也烏皎切知釋宮窆乃宦之誤因宀部窆字注云窆窆深也烏叫切後人以窆交連文音又相亂遂爾致誤耳然則東南隅旣以戶樞聲得名則戶在東南明甚更以牖戶之間曰扃李巡郭璞皆云牖東戶鹵參之戶在東南則牖在鹵南可知若然鹵南有牖納日光則但爲室中最深處而不可言隱諸家言隱者亦非何則鹵北隅之屋漏鄭詩箋釋漏爲隱然則鹵北爲隱鹵南爲深而非隱惟東南獨以戶樞聲名之以其爲戶所在也又扃旣在牖東戶鹵而補扃是南向正位必在堂正中爲室戶在東故戶鹵爲扃若戶本

在鹵而又以戶鹵為辰則且偏于堂之極鹵矣而可以設舖辰乎故知戶不在鹵而在東也若然則大雅斯干云築室百堵鹵南其戶者何據彼鄭箋及疏考之凡室戶東屬鹵乃是定制尊卑皆同但大夫士之宮室其前堂雖亦有東鹵夾室而後室却只有鹵邊一室東邊一房無所謂東鹵房因其後半截只有東房鹵室故室之戶偏于東與東房相近以房戶之間為正中今此天子之後室兩旁各有一房故就一室論戶亦在東而就大判言之戶已在東鹵兩房之中比之大夫以下一房者之室戶則已為鹵其戶矣非實鹵其戶也

知十止有東房者斯干疏禮記禮器疏推鄭意云士墓小欽婦人髮于室而魯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欽婦人髮于房中以士志男子若髮在房婦人髮于室無兩房故也士妻禮婦人髮于室在男子之曲則諸侯之禮婦人髮于房亦在男子之曲是有兩房矣有兩房自然有東房是禮侯有左右房士止一東房也知大夫亦止一房者鄉飲酒鄉射傳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而天子諸侯有東兩房則以室戶屬之鹵為中大夫無兩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

又明堂之制有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每室四徇開

戶每戶兩窻夾之共有四戶八窻今此獨一後室後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

其戶也然則彼云鹵南其戶其實仍是東南其戶與此經屬間南嚮為在屬

東戶鹵不相背也據彼箋謂彼所築是天子之燕寢其制如諸侯之路寢益

匠人注言天子之路寢及宗廟其制皆與明堂無異斯干所說異于明堂故

知是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也今此成王崩殯陳設之地正是天子之路寢而其制乃與斯干所說燕寢同者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詳論其事以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祿卽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若鎬京宮室則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鹵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爲明堂制也其後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所作無復可因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干所咏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

又案曰鄭云箴析竹次青者說文卷四上苜部云莫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亦聲周書布重莫席織蒭席也讀與莫同莫結切說文引書據孔氏古文鄭亦傳孔氏古文必不有異說文作莫鄭本可知僞孔好用俗字改莫爲箴孔穎達不識字不知箴之不成字遂以僞孔之箴入于鄭注不可以此而遂謂鄭作箴亦不可因鄭解爲析竹次青而謂其字當从竹也三國志六十四卷吳諸葛恪傳箴束其鬻是時始有箴字若謂孔氏古文作箴則說文何不于

竹部引其文以為从竹蔑省聲而乃于首部引之邪知鄭必亦作莫也但解為析竹次青與說文異說文云織蕩卷一下艸部亦云蕩蒲本可以為平席雖與馬王合恐非也偽傳云桃枝竹釋草桃枝四寸有節郭云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是也此說與鄭司几筵注次席合而與此經注析竹次青仍自不同鄭言不用生時席則奠席非次席偽傳亦非文字宜依說文傳注必宗鄭氏此說經科律所宜遵守也鄭又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者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黻純加次席黼純是生時屬間之位設三重席席各異物且異純不用奠席今則重席惟用奠是不用生時席也下文三席仿此皆非生時席矣疏以奠席即是周禮次席與生前同是三重與鄭解異非也疏引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亦司几筵文司農注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書顧命云云鄭彼注云吉事王祭宗廟裸于室饋食于堂釋于筋毋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悉禮略攷經言華玉文貝彤玉皆是有飾漆則變更其質不得以因其質解之司農注非是又此几席非設于殯前則非有饋奠之事

亦不得云奠几朝夕相因鄭注周禮未必卽尚書義疏卽用周禮爲說誤耳
蓋此言仍几者對席不因生時爲言嫌几亦變之故曰仍几明几則仍生時
也王肅以此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者疏引周禮司几筵大朝覲云云又引
儀禮覲禮云云肅據此故以此廂間之坐爲見羣臣覲諸侯其說是也又檀
弓夫子夢坐奠于兩楹之間而云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子彼注云宗尊
也兩楹之間南而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爲君彼疏
云顧命廂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處視朝雖在路門外還坐當路寢兩楹
然則正當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據疏肅說四坐皆與孔同故今遂移孔
傳爲肅注于傳不重出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釋文曰底之履反

鄭曰底致也篋織致席也

尚書疏。薛季直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

馬曰底青蒲也

釋文曰薛季直書古文訓十三卷。王曰底席青蒲席也此旦夕聽事之坐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

傳曰東鹵廂謂之序底蒻萃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疏曰東鹵廂謂之序釋

宮文孫炎曰堂東鹵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萃孔以底席爲

蒟葐當謂蒲蒟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蒟蒻席蒲蒟謂此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各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飾物釋魚于貝下云餘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蚺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東序鹵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燕禮云坐于阼階上鹵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鹵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鹵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考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而此鹵序東饗東序鹵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

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鹵序者釋宮東鹵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序次序也是也說文卷九下广部亦云序東鹵牆也與釋宮合下文陳寶疏云序者牆之別名是也傳乃改云東鹵廂廂字在

广部新附此俗字不可用釋宮又云室有東鹵廂曰廟者此字後人所改據儀禮當作箱傳好用俗字姑勿論但據彼郎注云夾室前堂蓋夾室之前堂是箱也而非即夾室也至于序則是牆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爲隔牆之外即夾室堂與夾室共此牆若以序即夾室已非况以爲箱乎此經東嚮鹵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附近東鹵序故以序言之原與夾室無涉而傳乃以爲東鹵廂乎不但字俗義尤妄謬

又案曰鄭云底致也莫織致席也者底致釋言文謂密致鄭以上文莫席爲析竹次青故此亦言莫織致席馬王以上文莫席爲蒲翦故亦以此爲蒲而傳同之漢書八十二卷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馬王說似出于此要于底字之義無取不如從鄭說確也疏引急就解傳是第十四卷文王篇引此經底底作重底引傳誤本亦同蓋皆誤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鄭文曰豐

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向音疏。薛季宜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

八王曰豐席莞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向音疏。又約王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傳曰豐

莞彩色爲畫雕刻鏤疏曰釋艸云莞苻藜郭璞曰今鹵方人呼蒲爲莞用之

爲席也又云葦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織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考工記云畫纘之事纘五色是彩色爲畫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

案曰鄭云豐刮凍竹者未詳王孔皆以爲莞疏引釋艸樊光注引詩下莞上簟小雅斯干文鄭彼箋云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蒲筵是蒲有大小爲席有異要非鄭此注義也畫純鄭以爲雲氣云云者鄭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解之如周禮幘人職畫布巾幘六辨司常職皆畫其象司几筵職畫純以及儀禮鄉射記凡畫者丹質禮記喪大記畫荒鄭注皆謂畫雲氣蓋古人之畫有所取象者皆畫成物若旌旗服章射侯等是其欲用文采而無所取象者則但畫雲氣而已故此經畫純鄭亦以爲畫雲氣傳云彩色爲畫疏引考工記不如鄭注明析也傳云雕刻鏤者說文三部云彫琢文也釋器玉謂之彫彫謂之琢雕彫通也王以此爲養罔老饗羣臣之坐者禮記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其文以東序爲明堂之東序此經所設几席據斯干疏引鄭志在

路寢不在明堂而王以東序為養國老之坐者匠人注以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鄭志謂成王崩于鎬京鎬京宮室未為明堂今欲于此傳顧命陳設几席自當放象明堂儀式也又以為饗羣臣之坐者上節疏引儀禮燕禮彼文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鹵鄉阼階之上當東序之前也推之天子燕羣臣則亦當東序鹵鄉之位矣又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邊設于東序下彼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將私燕也檀弓疏云燕饗皆在阼階鹵面是饗與燕同故又以為饗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

釋文曰天工治反徐自爛荀恩允反徐云竹子皮為席于食反粉子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案曰漆是水名此經指言木名

則字當作奉

簾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筍元紛純以元組為之緣

馬曰筍筍筍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引作筍。案曰筍筍引皆誤。王曰此親屬私宴之坐

傳曰鹵廂夾室之前筍筍竹元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疏曰下傳云鹵房鹵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同實異名天子

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鹵廂夾室

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艸云荀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荀是荀爲籜竹
紛組之小別鄭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紛綬一物故以元紛爲黑
綬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
私宴之事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鹵夾南嚮者上翼室案言在堂兩頭如鳥之翼卽夾
室今此鹵夾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于其中故也傳以鹵夾爲鹵
廂夾室不知廂乃夾室之前堂也洞廂與夾而不分謬已甚矣乃又以此坐
爲在鹵夾之前前字經文所無更妄增之則愈有不可解者疏多附會傳于
此亦不能疏其所以在前之故攷鹵夾之前卽下文鹵堂有覓執鉞者立于
此又雜列一席于此何爲邪且此席列于鹵夾室之前堂而鹵夾中獨空洞
無物何爲邪且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傳旣用之小雅湛露云厭厭夜
飲在宗載考彼序云天子燕諸侯彼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則私宴在黨中
甚明何乃以爲在室之前堂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鄭云筍析竹青皮引禮器為證今禮器作筍俗儒改也說文卷五上竹部但有筍字竹胎也从竹旬聲思允切筍字則在新附非許氏原文是古無此字蓋筍字有二義以為竹青皮則于貧反以為竹胎則思允反釋文並列兩音陸德明已不識字矣禮記聘義孚尹旁達彼注云尹讀如竹箭之筍彼釋文云尹依注音筍又作筍則知彼筍字亦俗儒改也今人但知筍為竹胎則筍席之義不可解知為竹外青皮則筍席者離析竹榦取其外青皮為席也馬云箬箬竹部箬字注云竹箬也箬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箬是馬與鄭合也傳云籊竹籊字說文無也鄭又以元紛為元組者司几筵注紛如紱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云組紱屬則紛亦可言組也秦說文卷六下部首木汁可以鬚物黍几以黍鬚几也王肅以此為親屬私宴之坐者祭畢而燕自在東序此當是平日無事而宴也

越玉五重陳寶

釋文曰素直容反○案曰說文卷七下六部云○小戴也从人呆聲呆古文保則書曰陳寶赤刀博殺切此部別出寶字而引寶在案字下不在寶字下則知字當作案訓為寶今本傳孔改也

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萃國也

鄭曰

馬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

釋文

傳曰于東

鹵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疏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于也于者于其處所上云鹵序東嚮東序鹵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鹵序在東序者明于東鹵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鹵序在東序也鹵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寶器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越馬云越地謂南蠻百粵周書王會解備記四夷貢獻南方諸國無貢玉者其篇末又述湯令伊尹爲四方獻令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伊尹于是爲四方令正南旣郤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菑請令以珠璣璠璣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不言獻玉是南方不產玉也馬說非是當從傳訓越爲于此一節爲總目下文也鄭云陳寶大事以華國者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是也傳云列玉五重在東鹵序坐北疏以序卽牆別名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者下文東堂鹵堂鄭注云序內半以前曰堂疏云謂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是牆南北長也其東序固長足容几席陳設鹵序其前爲殯殯南

當留餘地爲獻饋拜起地殯北爲鹵序東嚮之坐坐北列玉二重亦足容之也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鹵序

釋文曰宏軒見反狀以再反

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

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尚書疏○鄭季直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黃庭尚書說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周禮二

十卷春官天府疏○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

王曰大訓虞書典謨

尚書疏約正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傳曰赤刀寶刀削大訓

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疏曰赤刀者刀有赤處刀一名削禮記少

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投穎削投柎鄭云選用時也穎鑽也柎謂把也然

則刀施鋸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

衆反遣弟典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輿體動曰我見刀爲然赤刀爲赤削白

刀爲白削是削爲刀別名明矣大璧琬琰爲二重則琬琰共一重周禮典瑞

云琬圭以治德琬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形質同也考工記琬

圭琬圭皆九寸

案曰鄭云武王誅紂云云者周書克殷解商辛既自燔于火武王適王所射

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史記周本紀言以輕劍擊之則輕呂劍名非刀鄭謂武王誅紂別有所佩之刀非謂即誅紂之兵也禮記檀弓則人尚赤故刀亦飾以赤也又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者鄭意蓋總謂古先王王孔以為虞書典謨先王多矣何獨舉虞書乎恐非也鄭又云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璧與琮相配據攷工玉人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若琬圭琰圭據玉人職皆九寸鄭云尺二寸者以彼文九寸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自然較大故知尺二寸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釋文曰
球音求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

尚書二○傳李宜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二十八卷○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三國志十一卷晉書地理志○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馬曰夷玉

東夷之美玉球玉磬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二十八卷○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王曰河圖八卦也

傳曰三玉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疏曰三玉為三重與上

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球是雍州貢也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然否河圖八卦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

案曰鄭云大玉峯山之球者爾雅釋地云鹵南之美者有峯山之金石焉石卽球也山海經太舉之山其鹵小舉之山其陽多璆乎之玉是峯山有玉也夷玉爲珣玕琪者疏引釋地東方之美云云鄭言東北蓋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固在東北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鄭與說文合馬注亦同也天球雍州所貢者皋陶謨夏擊鳴球鳴球是已成之玉磬其未成器者卽天球禹貢雍州所貢有球當爲磬材未經琢治豫貢磬備正以治之也三者皆璞云云者對上空璧琬琰皆已琢治

成形而言也河圖出河水者鄭注易繫辭引春秋說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王孔以為八卦疏引漢書五行志為證鄭但泛言帝王聖者所受者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秦顛來賓河出錄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于河沈璧薦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接筆寫之則周家世受河圖今成王初崩前代河圖皆在當皆傳寶之不但陳本朝所受故鄭廣指帝王聖者也

允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

釋文曰鼓狀云反

鄭曰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鼓鼓大鼓也此鼓非謂攷工記鼓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鼓鼓同名耳

周禮二十卷卷官天府疏

傳曰允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鼓鼓長

八尺商周傳寶之肉房肉夾坐東疏曰夏有允侯知允是國名也大貝大千

餘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車圖為渠大如車圖其形曲如車圖故比之也釋

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異故寶之鹵序卽是鹵夾鹵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鹵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鹵知此在鹵房者在鹵夾坐東也

案曰鄭引書傳云云者伏生書大傳也彼文云鹵伯既伐耆紂四之鴈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之鹵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尾倍其身各曰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蒲取大貝大如車渠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遂遺鹵伯伐崇是其事也貝大如車渠者陸德明云渠車轉也非車渠卽貝也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莖如蚶殼攻以爲器如白玉此別爲一物非此車渠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釋文曰兌從外反

鄭曰兌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周禮二十卷卷之六

傳曰兌和古之

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

疏曰東夾室無坐

故直言東廂夾室陳于夾室之前也考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鹵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

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案曰鄭云云者垂是巧工見堯典知四者皆人名也僞孔以鹵房東房卽是東鹵夾室上節傳云鹵房鹵夾坐東蓋僞孔謬以鹵夾南嚮之坐爲在鹵夾之前之堂上故以大貝等爲在鹵夾南嚮之坐之東此節傳云東房東廂夾室而東夾室則康王方恤宅于此故疏推傳意以戈弓等陳于東夾之前之堂上矣其實皆大謬也前堂後室古人定制說文卷十二上戶部云房室在旁也从戶方聲蓋房各有戶故从戶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與說文合然則夾室在前堂之兩頭房在後室之兩旁是房在夾室之後矣當魏晉之時古人宮室之制猶可攷僞孔自當知之而乃以房爲卽夾室是故爲謬言以欺世邪抑真懵愚無識而然邪且如其說則几席寶玉等皆在堂上無有在房室中者矣何悖謬至此也攷前堂後室堂有兩楹其中卽楹弓所謂兩楹間堂東鹵牀爲序序外爲夾室自兩楹傍至東鹵序各廣三分楹間之一後室之廣如前堂之楹間是後室固在前堂之後而較隘于前堂故後室兩旁之東鹵房雖當東鹵夾之後而較廣于東鹵夾又各

延及于序內之北即前堂兩楹之北 鹵房當鹵夾後以東東房當東夾後以鹵也房雖

與室連比其間有墻以間之各不相通故各于南隅設戶以通于堂其後室

之中東鹵北三面皆墻惟南一面東為戶鹵為屬故鹵房之戶出于鹵序內

室屬之鹵東房之戶出于東序內室戶之東也戶皆在東南側惟東房之戶則在鹵南隅因欲通于堂故如此 其所陳

寶玉在鹵房者陳于東墻下在東房者陳于鹵墻下知者上文鄭注云陳寶

以華國也則必不陳于屏隱之處今陳于房中必鹵房東墻下東房鹵墻下

各當房戶之直北前堂皆得見之故知必陳于此也其房戶之外即東鹵序

內之地各有所陳今房中所陳直戶之北正與東鹵序之所陳南北相直鹵

房直鹵序所陳之北東房直東序所陳之北也

大格在賓階面綴韜在阼階面先格在左塾之前次格在右塾之前釋文曰阼才說反塾音一音

首○案曰周禮鄭注引此經四格字皆作格今本內皆作格說文卷十四上車部云格車輪前橫木也然則格乃車上一物何得為天子車名春官巾車典路及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鄭巾車注云王在焉曰路儀禮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是作格非也綴鄭引作贊訓大則作贊為合今作格未復備也鄭字在說文卷十三下土部新附中此俗字下可屬當假借作獻也

鄭曰大路玉路贊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

塾謂在路門內之鹵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

對也

對在門內之東北面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不陳金輅革輅

木輅者主于朝祀而已尚書疏約鄭義○林之詩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

金會作象其下不陳象輅革輅木輅云云象會作金二字互誤又但言先輅

是金輅而其上不言大輅是玉輅明係脫一符此則本之漢禮屬禮疏增改馬曰不陳戎輅者兵事

非常故不陳之尚書疏○王同○林之詩尚書全解三十八卷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望前北面

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

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

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于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

輅也而前者據人在堂上而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

故玉輅在鹵金輅在東此經四路兩兩相配大輅綴輅先輅次輅二者各自

以前後為文玉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

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

耳鄭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

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

于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云孔意當然也鄭以大輅玉輅先輅象輅綴輅玉輅之貳次輅金輅之貳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鹵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鹵爲上由王殯在鹵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鹵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主故也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輅大賓客亦如之是大輅出路禮也

案曰鄭以大路爲玉路者大戴禮卷十二朝事篇云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巾車云王之五路一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彼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然則大路卽玉路也明堂位云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天子之禮也被注云旌旗畫日月明堂位大路與禮器大路旒纓一就據鄭注俱是殷路所以與朝事巾車之十有再就者不同

要大路是一故旂章則同雖繇纓不同不害大路卽玉路也鄭又以養爲次謂是玉路之貳者望文爲說也巾車于玉路貳車無文而朝事云大路貳車十二乘是大路有貳也鄭又以先路爲象路者巾車無先路其名惟見此及郊特牲郊特牲無注而于此必以爲象路者鄭以此經陳設皆爲將傳顧命欲以率國所陳之車主于朝祀而已巾車云玉路以祀象路以朝貳次是副貳皆無名旣以大路爲玉路故遂推先路以爲象路也若然巾車云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牲先路三就不同者郊特牲所說亦是殷制與大路之繇纓殷周不同者一例不害此經先路是繇纓七就之象路也又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疏引彼孫炎注部璞注卽用之冬官匠人有門堂彼注云門堂門側之堂亦引釋宮此文以證是也又以次路爲象路之貳者次是次于先亦望文爲說也又云象路在路門內之南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與玉路之貳相對者本疏引鄭志蒼張逸詩疏引鄭志蒼趙商皆以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下文云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是經有明文也以賓階在兩阼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嚮則闔爲

右東爲左塾是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嚮則鹵爲左東爲右故在右塾前者與在鹵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相對也又云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以五路止陳其二故云云也上文東鹵序几席及列玉陳寶皆先言鹵後言東今四路正者皆在鹵副貳者皆在東疏謂因王殯在鹵固然矣其實亦因喪尚右故也植弓云孔子與門人立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耆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彼注云客尚右右陰也是也馬王云不陳戎路云云是馬王與僞傳同以大路爲玉綴路爲金先路爲象次路爲木故惟不陳革路也凡馬王與鄭異者傳必違鄭而從馬王類如此也但鄭云主于朝祀則革路以卽戎木路以田不陳宜矣金路以賓與朝同屬賓禮而不陳者旣朝而將禱食則陳金路迎賓今喪中陳設無取禮賓故也

又案曰鄭以左右塾爲路門內者鄭意以下文執兵者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以此推之則知几席寶玉車路等一切陳設皆在路門內此于經固
有明文也此篇自召羣臣發願命及崩而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并傳願

命時行禮拜奠獻醋諸儀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結通路門內事

繼敘路門外事經文門凡三見曰道子釗南門外曰立于畢門之內曰出廟

門埃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

皆路門也下文王出亦出路門故知王出以上所敘皆路門內事也且天子

三朝五門泉門內之外朝應門內之治朝皆平地無堂階小宗伯注云宗廟祫禮在

有九室九廟制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見樂師

注蓋因自路門直至泉門皆平地故可行車匠人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

應門二徹參不特言此者亦以路門應門皆可乘車出入故云然治朝無堂階不

時若臣皆立不坐諸侯亦然論語子罕篇拜下堂為然則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

之有知此篇自發願命直至王出以前皆路門內也釋宮云室有東鹵箱曰

廟無東鹵箱有室曰寢郭注以東鹵箱為夾室之前堂于無箱有室則注云

但為大寢此有鹵夾室有夾卽有箱似不得名寢但月令仲春寢廟畢備注

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云廟是接神處其處尊放在前寢衣冠所戴之處

對廟為卑放在後但廟制有東鹵廂有序階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

對廟為卑放在後但廟制有東鹵廂有序階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

東鹵廂曰廟無東鹵廂有室曰寢然則釋宮所謂寢乃廟中藏衣冠之寢與凡為寢不同鄭荅趙商張逸謂正禮天子路寢如明堂成王鎬京宮室因舊未及改作權用諸侯之制路寢有左右房不為明堂制孔穎達因此說以次差之謂天子路寢既應同明堂則燕寢當同諸侯路寢故顧命之有夾有箱有左右房者本天子燕寢之制也成王崩殯必在路寢斷無在燕寢之理即在燕寢尚應有夾有箱安得無箱之寢而殯之乎然則釋宮之文不可以疑顧命而謂其有箱非寢明矣

特在備食是謂矣之士祭禮補非天子之士其位為殿卑尚有几席兩致在明堂被注以為內火室之前近南故禮即釋宮注火室前堂謂之廟在鹵堂即在鹵廂故云內夾之前近南也由此觀之諸侯之士其廟中尚有夾有箱則無夾無箱之寢意惟庶人方如此矣廂廂廂廂同制雖推尊天子然以次推之諸侯大夫必無無箱之寢矣况天子乎

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實在路門內之路寢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釋文曰弁皮也反微快發反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

艾刈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玉藻一百五十一卷兵制門傳曰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章弁惠三隅矛路

寢門一名畢門疏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

廟同故爵章弁也鄭元云云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湛三禮曰云雀弁

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于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

案曰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者鄭注儀禮士冠禮云雀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是也又云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者周禮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紕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彼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紕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之藻旒九就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云侯伯藻七就子男藻五就孤藻四就三命之卿藻三就再命之大夫藻再就是冕皆有藻也雀弁之制延紕笄紘皆與冕同惟無藻爲異耳然則冕而無藻卽與雀弁不異而鄭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則似無藻之冕仍與雀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倮也氏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

雀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則雀弁與無旒之冕但有低邛之分仍不害為同制也說文弁訓冕也冕訓大夫以上冠也冠訓弁冕之總名是弁冕散文可通對文則異也傳以畢門為路寢門者鄭司農衆注天官闢人路門一曰畢門注秋官朝士亦云然鄭皆不破彼闢人疏云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為終畢是也知路是大者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冬官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是也知畢是終者闢人朝士注及明堂位注皆以路門居天子五門之末是也又名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注云虎門路寢門也又稱官門太僕縣衷首服之法于官門以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二事相涉知官門卽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

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綦夾徐工洽反死音侯徐音士。案且案說文從王肅改也汝疏及毛詩疏皆作綦宜以之

鄭曰青黑曰駢詩曰我馬維駢戈卽今之句子戟

向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四之四卷鄭風出其爾門疏。

又七之三卷尚書疏。又二十之一卷尚書疏。李榕黃禮毛詩集解十六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馬曰駢青黑色

釋文曰綦亦黑色。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傳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凡士所立處疏曰大夫則服冕

此服弁知亦士也廉稜也立在堂下近于堂稜

案曰鄭云青黑曰駢且引詩以證者說文馬部云駢馬青驪文如博綦也駢是黑色故鄭云云謂駢弁色如馬駢文也王肅妄改駢作綦而偽孔氏從之今攷毛詩曹風其弁伊駢鄭箋駢當作綦以玉爲之正義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逢中也璫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駢知駢當作綦以玉爲之若然顧命云四人駢弁注云青黑曰駢不破駢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于四人駢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于四人駢弁之上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駢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矣故弁師注云士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駢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僞孔率于彼文妄改爲綦又以士弁無綦飾因解爲鹿子皮恐皆妄也鄭又云戈卽今句

子戟者鄭注夏官敘官司戈盾及攷工記治氏并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然
同舉漢時名爲况也治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司農注云援
直刃也胡其子則句子戟者以其胡名之也釋名又云戈過也所刺擣則決
過所鈞引則制之弗得過所刺擣蓋謂其援所鈞引蓋謂其胡擣雄方言卷
九云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鈞吳揚之間謂之戈此則以
戟無刃者爲戈觀經言戈上刃而治氏所言戈戟之援皆其鋒刃則方言疑
非是說文卷十二下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戟有枝兵也此最明
析據攷工戈一援一胡戟則一直援一枝援又一胡枝援亦是其胡子蓋戟
从戈从幹省二援則枝幹多非但一橫之而已是戈戟之異不在有刃無刃
也祀者郎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云祀音俟古文尚書作祀今隸書變也張揖
廣雅卷七釋室篇云祀砌也砌俗字當作切張衡南京賦刊層平堂設切厓
隙李善云切與砌通呂向云刊削也層兼堂高也厓隙邊也削兼其階令平
高設切以爲厓隙是也傳以爲堂廉者漢書賈誼傳云人主之尊如堂陛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是也經言夾兩階祀者階祀雖相連階非卽祀不得以

夾階卽是夾阼蓋夾階者二人一在阼階之阼一在阼階之東相嚮而立夾阼者二人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阼南堂隅之阼當前廉之兩旁阼下皆南嚮經合言之者以四人兵服同也知夾阼者皆南嚮者以堂高九尺人長八尺既當堂廉之兩旁阼下若相嚮則皆面阼矣故知皆南嚮庭中也是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阼堂

鄭曰劉蓋今鏡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傳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南廂之前堂疏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元云云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于東堂南廂者當在東南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案曰鄭云劉鏡斧鉞大斧者劉鉞相對當相似說文卷十二下戍部云斧也从戈ノ聲今作鉞者俗字不可用然則戍是大斧劉必是戍之類故推以爲鏡斧也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者序是東南廂序外是夾室則序內皆爲堂然序內當東夾南夾東者中堂也是爲半以後其半以前則自楹間以及

堂廉皆是若東夾之前爲東堂，西夾之前爲西堂，是亦序內之半以前卽東
西堂也。《禮記》：「凡俟于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特牲西堂。」注云：西夾室之
前。釋宮：東廂，郭璞注云：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堂爲廂也。廂字在《說文》
部，新附古無此字，不可用。依儀禮當作箱，昭四年左傳：「饋于个杜預云：个
東廂，箱是也。」匠人明堂五室，其實則十二堂，再以月令攷之：中央太廟太室，
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
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
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
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
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
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此
經東堂西堂卽左个右个也。《傳》云：東廂之前堂卽以廂爲夾，非也。





一人冕執殳立于東，一人冕執鬯立于西。

鄭文曰：殳音透，鬯音糧。

鄭曰：殳，瞿蓋今三鋒矛。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玉璽一百五十一卷。

傳曰：殳，瞿皆職屬立。

于東鹵堂之階上疏曰釋詁云疆界邊衛闕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鹵垂知在堂上遠地當于序外東鹵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鹵堂之階上也
案曰鄭云云者戮瞿蓋亦二器相似故鄭以爲皆三鋒矛也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戮周制侍臣執戮兵也从戈癸聲瞿則無見卷十四上金部新附有鑿字注云兵器也此後人因顧命妄造此字耳不可信也惟王休曠堂集古錄卷上商瞿父鼎銘云瞿字作雙目而中从蓋古文瞿字疑此兵器之形似此古文瞿字其上鋒刃似雙目其下柄似故遂以名之與然說文卷四上瞿字爲部首但云鷹隼視也从隹从用不收重文字疑不能定也垂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垂遠邊也从土丞聲蓋東鹵夾旁之廉也堂基旣築土令高四面設切以爲廉在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旣謂之東堂鹵堂其南北之深幾與序內半以後相等不須于堂外復留餘地而東鹵兩面則留餘地謂之垂所以容人往來蓋東夾鹵邊之牆爲東序而東夾東邊亦必有序序外卽東垂鹵夾東邊之牆爲鹵序而南夾鹵邊亦必有序序外卽鹵

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鹵
矢在其上鄭注云上堂鹵廉言堂鹵廉則是鹵序外之廉矣彼下文又云主
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其上文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者在鹵序鹵之廉
上也是東鹵序外之廉上皆有餘地卽壘也立東壘者東嚮立鹵壘者鹵嚮
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釋文曰銳以稅反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
之數側階東下階也尚書疏。側階云王剛。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通六卷。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玉海一百五十一

卷一王曰惠戈劉鉞戮翟銳皆兵器之名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傳曰銳矛

屬側階北下立階上疏曰鄭王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于東壘者已在東下
階上何由此人復共竝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
階而已側猶特也此所執者凡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
爵弁恭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
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敘之也次東鹵壘次

側階又從近向遠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康成說耳路寢三階于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案曰鄭以銳爲矛屬者銳當作銳說文卷十四上金部銳字但云莖也無兵器解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註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銳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也金部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也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余準切據此知當作銳說文所引皆真古文鄭必與之同僞孔安改銳唐人不識字并所引鄭注亦作銳矣皆非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有云充鋌振耆金鐵淫夷者數十萬人臣倂按字書無充字今俗以爲兗州字兗州本作沈此充鋌合作銳鋌漢書相承誤爲充字如淳乃云充括也師古又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于雄傳之末所謂臣倂者宋

祁謂是張佖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鋌字相次則臣佖說是也鄭又云凡此七兵云云者如劉戍皆斧類詩伐柯傳云柯斧柄昭十二季左傳剥圭爲鉞秘杜預云鉞斧秘柄也則斧著柄者也銳爲矛屬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則矛施矜者也攷工記簠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鄭注秘柄也其下文鄭注又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則戈秘亦名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則矜柄通稱此云或施矜或著柄者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簠人職云句兵禰刺兵搏鄭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禰則禰隋圍也搏圍也簠人又云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鄭注云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凡矜八觚然則隋圍者柄也其手握處圓而握不及處爲八觚者矜也是矜柄固有異也戈長六尺六寸者攷工記文餘則無文故云未聞也鄭又云側階東下階者以側是偏旁之義故以爲東下階蓋康王方恤宅于東翼室兵衛宜盛故于此獨多一人且康王將從翼室出而受顧命必不率爾從室戶出至東堂卽橫過楹間徑趨殯前若是之慢易簡捷也必當從東階降至庭中然後再從賓階躋以

至殯前然則此東下階乃嗣王從翼室往殯所必由之處與鹵階不同故獨多此一人鄭注確不可易也禮記雜記說諸侯夫人奔父母喪歸本國入自闕門升自側階彼注云宮中之門曰闕門側階亦旁階也彼疏云闕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也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知側階謂東面階也是也偽傳乃以爲北下階疏又申之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攷儀禮士昏禮記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是東房之北爲北堂也大射儀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是路寢有北階矣鄭注燕禮及大射儀皆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鹵面南上是北階在東房北堂之下也又北堂惟東房有之鹵房無北堂故無階儀禮士冠禮云側尊一鄭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是側有特義鄭匠人注路寢明堂同制明堂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今此路寢鄭謂是因侯制有左右房不爲明堂制則東房正有一北階正當以無偶曰側之義解之鄭豈不知而必以爲東下階者房本爲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北階乃婦人及進膳者所由今將傳頌命北階一無所事何用兵衛且此

地既不用婦人又無進膳者此階無一人升降乃置一執銳者于此孤立向隅爲此寂寂亦甚可笑若以壯觀瞻則無人能見若以防守此地向內卽是小寢有何足防執銳者不太覺無謂邪疏又安駁鄭謂立東坐者已在東下階上此人何復共立不知垂與階有別垂在堂廉上階在堂廉下彼立東坐者原不在東下階上此執銳者原在階不在垂豈相妨邪冕者必在堂上疏說如此未足據又何足難鄭邪傳疏皆非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

案曰說文卷七下巾部常訓下君重之作裳則裳與常同又卷十四下巾部無階字折附亦無應風禮疏明廟于由備云降升者風候人而山側降降云降升雲存

官服殿十輝九日降注云降紅皆與此然不合當作降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尚書疏。李昉等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原部。案曰黼裳卅字以意

傳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鹵階升不敢當主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

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麻冕蓋衮冕也周禮司服

享先生則衮冕此禮授王册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于此正王之首

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那君當各以命服卽助祭之冕矣衮鄭周禮注云

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

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云元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元云云是言貴文故稱之

案曰鄭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者孔安國論語注云麻冕緇布冠也緇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是也布言升者所以辨其精麤也鄭注儀禮衾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必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又云黼裳冕服有文者周之冕服九章黼當其第八其等衰則自九章至一章凡五王備有焉據鄭注周禮司服云雉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黼裳當是雉衣之裳刺黼黻二章者是有文者也對下蟻裳形裳止以色言皆無文者耳傳云用鹵階升不敢當主者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泣昨周公相踐昨而治是嗣王當踐昨階今升自鹵階未敢當主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釋文曰蟻魚綺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鹵而諸侯北面

與齊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尚書六百八十六卷

服章部 傳曰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元疏曰卿士卿

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官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蟻蚍蟬蟲也裳色元如蟻故名之禮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元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晉從吉也鄭元云云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案曰鄭云蟻謂色元也者說文無蟻字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蟻一作蟻學記注蟻蚍蟬也然則字當作蟻又作螿釋蟲云蚍蟬大螿小者螿舍人曰蚍蟬卽大螿也小者卽名螿也方言卷十一云蚍蟬尚南梁益之闕謂之元蚍是色元也司服注服章無蟻故以爲裳色如蟻與上雀弁駉弁同也入者入畢門王殯在畢門之內路寢卿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頌命也鄭云卿尚面者謂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者在中庭之南蓋經言入卽位不言升階知皆陪位于中庭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傳曰執事各異裳形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疏曰此三官皆執事各異裳者各異于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

案曰傳以形爲纁者靜女詩鄭箋云形管筆赤管也困卦鄭注云朱深于赤爾雅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與攷工鍾氏略同天官染人司農注云纁絳也而鄭于士冠禮朱紱注論染絳之法備用爾雅文乃云朱則四入與然則形赤是一朱與赤纁與朱深淺雖別亦是一故以形爲纁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昨階傳文曰瑁真假反

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瑁一人奉瑁同酒杯傳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於之法。馬曰

同者大同天下傳注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瑁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昨階升由便不嫌疏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

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指大圭執鎮圭以朝日五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播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珣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珣太保必奠于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珣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禮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是爵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珣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各玉曰冑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珣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圭頭邪銳其珣當下邪刻之其刻濶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冑之刻處冑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珣所以冑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濶狹珣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濶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珣冑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闕秋等也此珣惟冑圭耳不得冑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冑也作階東階也鄭冠禮注云作猶爾也東階所以答醕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鹵階鹵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

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由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傳以承亦爲奉者說文手部義也列子黃帝篇云呂梁懸水一丈夫游之孔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湛注方言出澗爲承出澗有升舉之義此兩手奉圭故云承也傳以介圭爲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者介大樺詁文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大雅松高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部璞注引作玠玠介同也彼箋亦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諸侯之瑞圭自九寸以下不得有尺二寸尺二寸則天子之鎮圭卽疏引玉人云云者是故王錫申伯以爲其寶不得執爲瑞信今將傳顧命故奉以奠于位也鄭云宗伯之長三人使其二人者同琕兩物兩手奉一物故用二人奉之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二人爵等而自有差使其上一人與大宗伯爲二也鄭又以同爲酒柸者裴松之引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琕古月字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柸謂之酒柸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琕以朝諸侯謂之酒柸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推

翻之意因說文卷一上玉部古文瑁字作珎遂以爲經文本當作上宗奉珎
無同字祇緣今文作珎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作月珎後人以月似同復誤作
同珎鄭不能覺定其誤從而謂爲栝馬融雖不能覺同爲誤而猶不解爲酒
杯故訓爲大同以同珎配介圭尚爲近理又據翻所見別本竟有同旁益金
訓爲璽者故翻以爲二說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此則翻駁鄭之意也翻見經
典無以同爲酒栝者獨此一見故不肯信其實則大謬不然也假如其說則
下文乃受同珎亦當作乃受珎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醕用以饗者
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珎乎豈珎亦可酌酒乎若非酌酒則珎是鎮圭重器莫
于坐以示王之爲主者也乃于此獻醕行禮之際屢相授受如兒戲何爲乎
翻真妄人矣璽起秦漢周初安有此乃云猶愈于元更妄矣鄭注其詳不可
得聞推鄭意同蓋圭璽可盛鬯酒者故鄭以爲酒栝也下文太保以異同秉
璋以醕則彼同是璋璽矣半圭曰璋璋璽亞于圭璽禮記祭統云君執圭璽
祿尸太宗執璋璽亞祿是其差也太保以醕之同既是璋璽則此同王將受
以祭者自是圭璽也傳云珎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璽信云云者說文玉部云

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是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王册命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鹵南隅讀策書以

命王嗣位之事向者疏。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傳曰太史持册書頌命進康王故同階疏曰

太史持策書欲進王故與王同升鹵階不言王面北可知也

案曰鄭云御猶嚮也者御即迓字迓之言迎迎則必向也王由賓階升知此

時立賓階少東者以太史隨王升階將由其鹵讀册王自當少東避之也知

太史東面于殯鹵南隅者禮記少儀云詔詞自右此以成王命詔王當立殯

之右故也

曰皇后憑玉儿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燹和天下用荅揚文

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子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釋文曰憑皮冰反下

皮彥反徐扶鈔反彫彌小反

王曰天下大法傳曰大君成王憑玉儿所道稱揚終命命汝繼嗣其道言

任重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

大教敘成王意微微我淺末小子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

案曰王以卞為法者卞即冠弁之弁說文卷八下兒部兒字注云見也周曰

兒殷曰喁夏曰收从兒象形重文兒字注云籀文兒从卂上象形今隸變作

弁者从籍省也又重文卂字注云或兒字此即今隸變作卞者也漢成紀贊

卞射武戲應劭曰卞射皮卞而射也則弁轉為卞久矣此經大卞即大弁然

則弁得法訓者卷七下口部囟字注云弁冕之總名也从冂从元元亦聲冠

有法制从寸是由弁居元首而有法制故訓法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釋文且咤陸厥反字本作宅又音徐又音此又音棟反說文作寗丁故反奠爵也馬作寗與說文音義同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

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尚書疏。蓋通書集傳。注六卷。陳煥齊傳。卷六卷。王曰咤奠爵尚書疏。蓋通書集傳。注六卷。陳煥齊傳。卷六卷。

傳曰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于王王三進爵

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疏**曰王受册命之時立于鹵階上少

東北面太史于樞鹵南東面讀策書讀畢既訖王再拜上宗于王鹵南北面

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于

兩楹之間酌酒乃于殯東面立三進于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時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于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啗天子執琯故受琯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元云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琯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琯以授人禮成于三酌者實三爵于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于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地也經典無此啗字以既祭必當其爵既言三祭知三啗爲三奠爵也鄭元云云與孔異也

案曰鄭以宿爲肅云徐行前曰肅者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特牲饋

食禮乃宿尸祭統宮宰宿夫人鄭于彼三經疏注云宿讀爲肅附大衆五季終前山舍利塔路有京

先府大地縣御前是宿與肅通釋詁肅進也是行而前也士冠禮乃宿賓注亦云

鄉卽宿賓川也宿進也是也又云却行曰啗則因爲孔作啗作疏者非鄭注亦引作啗說文

卷七下口部託奠爵酒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當故切鄭本

必亦作罷但解則異訓爲却當亦以音近得訓也王既受同瑁自當稍進近
殞前既三祭則却就本位此祭謂灌祭也說文卷一上示部云裸灌祭也是
也小宰注云天地大神不裸人道宗廟有裸裸有二將祭用圭瓚盛秬鬯酒
灌地求神然後迎尸及祭用圭瓚秬鬯獻尸尸受酒不飲但沃茅灌地今此
權禮非吉祭未必有尸故王代尸祭酒傳以宿爲進爵啗爲奠爵則嫌文解
備禮此喪中不當如吉祭備禮故鄭但以宿爲進罷爲却王孔非也

上宗曰饗

傳曰祭必受福讀王曰饗福酒**疏曰**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讀王曰饗福酒王
再拜受酒跪而祭先齊至齒與再拜禮于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
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
此非大祭故于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讀王曰饗福酒王取同齊
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太保受同降

傳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篚**疏曰**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于篚也上宗讀

王以饗福酒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于篚既飲皆反于篚知此下堂反于篚也

盥以異同乘璋以酢

釋文曰酢才各反○案曰酢當作酌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賜主人進客也或作酌酌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醢也舍故切醢酢也素官切今俗酌酢相亂

傳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乘璋以醑祭牛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醑疏曰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由報祭之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乘璋以醑祭于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配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乘璋以醑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醑訓報也故報祭曰醑飲酒之禮稱獻醑者亦是報之義也

案曰傳云盥手者說文皿部云盥手也从臼从水从皿臼爲兩手兩手掬水臨于皿上象人盥手也傳又云半圭曰璋者何休公羊定八季傳注及毛詩

斯干傳鄭周禮大宗伯注俱有其文圭首上銳兩旁各剡寸半其銳者正璋首則惟剡一偏其一偏則衰銳上出形如半圭然故半圭曰璋也傳云璋臣所奉者此王肅義也大雅棫樸奉璋哉哉王肅云璋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此文爲證鄭則以爲璋瓚肅又難鄭云圭瓚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小雅斯干毛傳云璋臣之職其意以人臣行禮當執璋棫樸傳惟解璋不言瓚其意亦不以爲禴獻所用肅故據此難鄭肅于毛詩注如此則注尚書可知僞傳專從馬王而違鄭此傳與肅毛詩注合故知必肅義也如其說則璋似禮神之玉春官大宗伯冬官玉人禮神各有玉賓于神坐金滕周公植璧山海經亦屢言玉禮神今言秉璋以醑必非專言禮神反畧禴祭不言明璋卽是異同亦卽是璋瓚且經典說臣行禮亦用圭璧非必用璋者故疏不用傳義別引祭統君執圭瓚禴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禴以解此經秉璋卽是亞禴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彼棫樸鄭箋云祭祀之禮王禴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禴以璋瓚詩鄭王異義如此據詩以例書則此疏所引祭統云云殆卽鄭義孔穎達心有不安于僞傳

而疏家體未便立異故隱鄭名與彼祭統注云圭瓚瓚瓚祿器也以圭瓚爲
柄酌鬱鬯曰裸今旣以璋瓚亞裸解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
自卽圭瓚二瓚皆名同殆猶弁冕皆名冠與然酌字之義疏猶未得蓋秉璋
者秉之以裸獻耳下言以酌謂旣獻則自酌也周禮司尊彝職春祠夏禴秋
嘗冬烝以及追享朝享于六彝六尊各用其二而其下輒云皆有彝諸臣之
所酌鄭注云諸臣獻者酌鬯以自酌又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
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據鄭注司几
筵謂王酌尸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酌玉據祭統尸酌夫人執柄則后獻
尸尸亦酌后可知據司尊彝注則臣獻尸尸不酌臣臣自酌也茲祭于成王
殯宮雖不立尸異于吉祭然經言酌亦必獻而自酌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
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疏曰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楫云已傳顧命
訖王則荅拜拜楫尊所受命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

拜者爲白成王言已巳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蒼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蒼拜也王既祭則莫同于地太保不敢奠于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酌祭而拜則王之莫爵每莫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太保受同祭

釋文曰啻才網反

傳曰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啻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啻互相備疏曰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啻至齒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啻以至齒禮之通例啻入口是啻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于太保言啻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啻至齒也于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案曰此言祭者奠之地也太保秉璋既已祿祭矣今將飲福復奠之地如左
傳祭之地王制獮祭魚豺祭獸之祭非祿祭之祭疏說非也上文王飲福酒
疏補言跪而祭此經言祭亦猶是也傳以齊爲至齒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
齊嘗也引周書此文爲證顧野王玉篇卷上第五十六口部云齊至齒也亦
引此文爲證至齒是嘗也雜記小祥之祭主人齊之衆賓兄弟啐之鄭注云
齊啐皆嘗齊至齒啐入口此則齊而不啐也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釋文曰宅如字
馮嗣徐始故反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疏曰典再拜
訖于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楹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楹敬所白宅訓
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
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
荅拜敬所白也

太保降收

傳曰太保下堂王亦可知有司于此盡收徹疏曰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

司于是收徵器物

案曰傳云太保下王可知然則太史太宗宗人等皆下可知也傳又云盡收徵者總指上文所設几席寶器四路盡收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所敘成王崩而殯于路寢堂上一切几席寶玉陳設皆在堂上殯前又留餘地爲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獻酬之地攷匠人明堂東鹵九筵南北七筵賈公彥疏云周人殯于鹵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四尺半得容殯者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鹵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者直制同無妨大矣檀弓孔穎達疏亦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則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明堂位疏亦與匠人賈疏畧同賈孔疏三條皆從伏生書大傳及鄭注推衍得之路寢之堂南北更深于明堂之前堂一丈有餘所以堂上得容殯今鎬京路寢雖爲諸侯制小于明堂但旣爲三室較彼明堂五室少其二室則堂上轉愈寬深所以容殯外

尚得設三坐陳寶玉并獻醑拜起餘地也

諸侯出廟門侯

案曰侯當作侯
反侯訓大別是一字

傳曰言諸侯卿士以下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疏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于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案曰傳云言諸侯卿士可知者此諸侯即上文卿士邦君入即位者內惟齊侯衛侯爲畿外餘皆畿內非下文所云鹵方東方諸侯也彼諸侯須二伯率之乃入耳始時竝未先入路門至殯官之前疏誤也廟門傳疏以爲殯處故曰廟即路門者即上文一名畢門者也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不毀精遂入適所殯是謂諸侯歿于外而歸至殯所是亦謂殯官爲廟鄭小宗伯注又謂之殯門猶此經稱廟門也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然則自殯處而出廟門安見非宗廟之門而傳疏必以爲路門者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且此文陳

兵衛于畢門內畢門即路門則殯在路寢明矣安得在宗廟乎若左傳所云
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
殯于曲沃則衰世不遵周法不可據鄭志趙商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
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終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
鄭荅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其末世諸侯何能同也然則此經云諸侯出廟
門者是卿士邦君出路門也出至路門外則在應門內矣此時太保畢公雖
亦同衆人出至路門外而且并出至應門外以將率諸侯入故餘人則皆序
立以俟也疏乃謂衆人盡出至應門外非也傳又以俟為待王後命攷路門
外之治朝卿士邦君皆有班位故于此俟俟者俟王朝也僞孔欲于此下分
篇若言俟朝則文勢一貫不可分矣故期待後命之說其實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疏曰伏生以此篇合于朝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焉鄭王本此篇自高祖
武命已上內于朝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陪葬告于王報告諸侯而使告報

異篇夫其義也○案曰鄭馬王本
皆孔氏之舊今本乃後齊安改

傳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疏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

王即荅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

案曰傳以王出爲出畢門者王亦出路寢門卽上文畢門亦卽廟門也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冬官匠人應門二徹參今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是也今據天官宰夫闈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小司寇朝士冬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又據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等篇之經注及疏并詩大雅緜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子斯斯獄訟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闈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釋宮謂之闈冢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太僕正其位掌揜相而族人朝于斯闈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皋應魯亦無皋應但庫門爲天子皋門制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諸文皆

以康成鄭氏說為定

外朝在東門外朝士注甚明而小司寇注云在東門外雖本言作車實疏已明言

言內朝玉藻說康成之事六朝風以日朝朝于內朝朝向朝也入春日出而朝朝通過路也使人觀人

夫大夫退然後道不礙此內朝即於朝治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首其在外朝則以官此以內

外為外朝者對路廢庭朝今此經言王在應門之內者正治朝也傳又云立應門內

之中庭南面者謂當寧而立也曲禮下篇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

天子曰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南面曰朝彼注云春見曰朝秋見

曰觀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時當四月于周正為孟夏于正歲為仲春宜用春

朝之禮故當寧而立也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蓋觀禮時當

秋秋主義嚴等威故不下堂其禮行于文王廟中今儀禮見存觀禮篇言天

子衮見負斧依是廟中堂上之戶廉間即曲禮所謂當依而立若春朝受享

亦于廟而受摯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

其承曰古宮室之制堂在東土

崇高廟殿皆有之有堂即有階階階無外堂則殿殿內則無階士相見君在堂升見雙方階燕殿公升即階梯

可杜撰人疑階階而升是也若階門外於廟門外於廟前平地為庭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曾子

問謂殿殿見天子兩階殿失容則殿明在庭中也謂殿者受命于朝及司士朝士等職言於朝外朝無升階

之文又人君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廣而前之下車于階階之前見亦官樂師舞法鄭本之向清大序禮治朝外

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當依當寧既立言自應一側解之觀禮及明堂位

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皆能升降乎

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寧亦應是背負非面向據釋宮寧在門屏間

天子外屏則寧庭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

鄭注風雅禮疏云天子外屏外屏者經云屏風

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知是外屏南如此說可知

之字屏南之樹此一節皆是從內向外言之

門外有屏即樹在門外是此說矣又據郭注人君制屏

則屏是而後正門是也門屏是所以蔽路門

也此字疑與且之貯字同門屏謂字在

出寧至中庭背負寧南面而立負寧實負屏也

又案曰蔡邕謂明堂即在王宮應門之內則此經應門者似明堂正門但明

堂位疏引鄭目錄云明堂在國之陽又引鄭駁其義用淳于登說并據孝經

接神契明堂在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則鄭以明堂不在王城

宮內

故彼文朝諸侯于明堂云云鄭注云朝之禮不于此周公權用之

也據此則鄭以正朝自在路門外不在南郊明堂故彼疏推鄭意以為此明

堂應門非是宮內路門外之應門明堂無路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不可

涵以為一然則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治朝平地為廷無堂階蔡邕

當不謂明堂在此彼以明堂與宗廟為一則在庫門內雉門外之東面又以

爲卽太學卽辟雍袁準譏其人神漬擾必無此事且五門中既有應門庫門
內左偏別有一應門豈理乎然則當從鄭明堂自在郊外此經應門與明堂
應門無涉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曲禮疏曰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九卷官制門傳曰二公

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疏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

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

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

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鹵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

東爲右鹵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鹵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

北面也

案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者公羊隱五季傳云自陝而東周公主之

自陝而鹵召公主之詩甘棠箋云召公作上公爲二伯疏引鄭志張逸問云

詩傳及樂記武王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今召公仍其舊職率鹵方諸侯

而東方畢公率之是代周公爲東伯也

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

釋文曰乘
稱通反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禮記傳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諸侯也疏曰四馬曰乘乘黃是馬色黃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季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貴朱鬣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奉圭兼幣幣卽馬也圭是致馬之物然則此是二王之後享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覲禮諸侯享天子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卷禮而行朝故略之案曰鄭云此幣圭以馬舉二王之後以言者凡朝宗覲遇皆先朝而後享朝宗遇禮也覲禮篇見在儀禮載其事并詳春官大宗伯秋官大行人小行人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爲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蒲

男穀居則守之朝覲執以爲信至朝訖則行享禮本疏引小行人六幣云云
卽朝訖行享之事而圭以馬則居六幣之首又引鄭彼注謂二王後所獻今
此經云布乘黃朱是馬也奉圭兼幣幣卽是馬圭以致馬也是二王之後所
行之享禮也蓋入門卽奉命圭奠贄而行朝禮此義上節已該之此節專敘
享禮也鄭又云諸侯當璧以帛者二王之後惟杞宋今朝新君鹵方東方諸
侯咸在必不專是杞宋特經文不具耳故鄭補言之也鄭又云亦有庭實者
秋官大行人說朝事云廟中將幣三享鄭彼注旣用覲禮篇文云享皆束帛
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又引大戴禮朝事篇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
然則庭實又在圭馬等物之外故詩韓奕疏備引諸文而申之云三享者初
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今此經文亦不具
故鄭又補言之傳以圭馬卽庭實非也傳以布爲陳者昭二十六季傳百兩
一布杜注云布陳之是也又以乘黃爲四黃馬者詩鄭風乘黃傳云四馬
皆黃是也又以朱爲馬朱鬣者詩千旌疏引鄭駁異義說顧命之義文也又
以賓爲諸侯者覲禮侯氏入門右擯者謁注云上擯告以天子欲親受之如

賓客則諸侯朝覲于天子爲賓也說文卷一上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據此則圭上有介字僞孔刪之者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之但松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彼注云韓侯以特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云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鄭本必與說文同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釋文曰壤如文反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

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客遂因見新王敢執

壤地所出而奠贊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

其拜受其幣疏曰成王始崩卽有諸侯在京者來朝遇客也奉圭兼幣乃是

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受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注曲禮

云春受質于朝受享于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

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云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

案曰鄭云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者據儀禮覲禮篇所說則秋覲朝享不
同時本疏引鄭曲禮注云云則春朝朝享并不同地今入門而朝卽布乘黃
朱奉圭兼幣二禮同時同地竝行以塞中急遽故與常禮不同也鄭又云釋
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者一二臣衛云云則言曰其下再拜稽
首則言皆望文爲說也傳云來朝而遇國喪者此本鄭義也詳康王之誥又
云執壤地所出者正觀禮所云惟國所有朝事儀所云奉地所出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傳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竝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釋文曰受美若克恤西土羊九反

馬曰美道也釋文。下同。林之奇**傳曰**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齒土之民

本其所起疏曰美聲近猷故訓爲道

案曰馬王及傳以美爲道者毛詩大雅板篇天之屬民傳云屬道也箋云道

民以禮義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隣以免乎屬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

子見文王于美里周本紀亦言鹵伯囚美里則美與厲通老子德經鑿遠篇不窺美見天道釋文云美厲通板篇疏又云厲與誘古字通用韓詩外傳厲作誘說文卷九上△部美字重文作誘又古文作美然則美與厲誘竝同正當訓道此古義也

惟新陞王畢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

高祖寡命釋文曰寡音地是惟季反寡音怪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傳曰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

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案曰傳以敷爲布說文卷三下支部敷字注云敷也从支專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芳无切此節鄭注已凶則義訓之存于說文者當从之也六師六軍也夏官云凡制軍王六軍詩大雅常武云整我六師械櫜云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鄭荅趙商問釋臨碩難竝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也傳以高祖爲高

德之祖者曾祖之父為高祖文王于康王為曾祖父左傳昭十七年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昭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鯨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為高祖是得通稱故傳云云也王以寡為寡有義見康誥

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釋文曰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季再

巡狩餘六季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

留之

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詩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衛是禮記集說七十九卷

傳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疏曰太保芮伯

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

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

案曰鄭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

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也又云至此積三

十季者鄭于顧命篇首惟四月注云居攝六季為季端此成王二十八季又

于金縢篇末注云周公居攝七季作洛詰明季成王卽政又洛誥篇末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鄭注云文武受命皆七季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然則從居攝六季數起七季致政明季成王卽政卽政二十八季崩上距六季制禮適三十季也又云再巡狩餘六季者秋官大行人云十有二季王巡守殷國則二十四季再巡守今三十季則再巡守餘六季矣又云侯甸男要服正朝云云者據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季季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季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至此六季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固當其正朝之期也然則此時朝者當是侯甸男要四服經乃言侯甸男衛不見要服故鄭推其故以爲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或疑要服旣事遣之則衛服前冬來者何反不遣而猶留耶若衛服來時以王疾不得行禮則要服後來何反得旣事而遣耶蓋要服遠優恤之故遣衛服差近故留耳且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函方衛要反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未必拘拘定制鄭特以不見要服而推論之不

必泥也酒誥亦云侯甸男衛亦約舉之詞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釋文曰底至齊與訓絕句底之履反○案曰說王注亦以底至齊為句孔連信

何為

王曰丕平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也底至齊立大中之道也傳

曰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

案曰王以丕為大釋詁文齊為中釋言文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

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釋文曰羆音履羆後皮反界必利反餘甫至反

傳曰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君

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于上天大天因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施

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綬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釋文曰鞠音六反

傳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而法循之汝身在外汝心常當忠篤在王室各同心奉憂其所行
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羞辱疏曰親禮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曰伯
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

案曰傳云天子呼同姓諸侯曰伯父疏引親禮云云曲禮下篇同此時在者
不獨同姓言此以該之也鞠子傳云稚子者釋言云鞠釋也義見康誥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褻服

鄭曰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褻服朝臣諸侯亦

反褻服禮褻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向書疏○王天與尚
齊集傳三十九卷傳曰已聽諾命

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脫去黼冕反服褻服居倚廬

案曰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者三公稱公諸侯亦得通稱然是時

王朝之臣皆在故又云諸臣亦在焉也又云朝臣諸侯亦反褻服者經止言

王釋冕反褻服故鄭補言之也又引褻服證之者儀禮褻服篇斬衰裳直經

杖絞帶冠繩纓管屨者其目首刻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君是也

又案曰春秋絲露卷三玉英篇云天子三本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

季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土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言迪子釗不言迎王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與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季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據此則知暫時卽吉旋反喪服史臣不得不稱王而王實未嘗以王禮自居故逆于南門外正嗣子之位也麻冕黼裳入卽位正繼體之位也然猶自稱眇眇子末小子又自稱予一人釗正曲禮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名之例直至踰季方卽位三季除喪卽政朝廟方純用吉禮而此時固未嘗居王禮也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卽位文阿議于人無君不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寇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觀白虎通及文阿議似已豫知後世陋儒有疑經者而辨之至宋元祐間

孫覺莘老遂論康王冕服見羣臣爲非禮蘇氏軾作書傳推衍其說俗人從而掇拾之紛囂不已愚謂若以陳設華美非喪中應有則春官天府大喪陳寶器典路大喪出路經固有明文也若以吉服非禮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簋簠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乃專指初崩而言若既殯之後仍有不廢祭者王制云喪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漢志引伊訓太甲當喪越弗行事是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疊舉服亦屢釋矣傳頌命亦可視此例其祭于殯宮特比朝夕饋奠稍有加固無害也若謂受冊見羣臣當在路寢喪次以哭踊行事則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阼階南大祝視冕執束帛升自阼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註曰將有事宜清靜也彼世子甫生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况眞卽繼體位自不當徒以哭踊爲禮諸儒之說皆非也